

巡按使
他及其

譯文叢書

黃源編

果戈理選集之四

馬之譯

巡按使及其他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版初月二十年十三國民華中
版再月四年六十三國民華中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許 不

人 行 發
林 文 吳

所 行 發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號 八 弄 一 路 鹿 鉅 海 上
號 五 四 一 路 國 民 慶 重
號 四 十 二 路 通 交 口 漢

所 刷 印
所 刷 印 活 生 化 文

書 叢 文 譯

四 集 選 理 戈 果

他 其 及 使 按 巡

譯 之 濟 耿

角 六 元 一 十 價 定



果戈理像
(萬涅齊央諾夫畫)

譯者前記

在五六年前就想動手翻譯的這本集子到現在纔算脫稿。婚事早經譯出，在譯文上發表過。巡按使當時已經譯了一半，後來因事擱置，直到最近纔繼續完成，再譯了五種短劇，湊成了這本集子。

果戈理的戲劇本來不多，除去著名的巡按使以外，祇有些短篇的戲劇，有些甚至是未完稿的斷片。在這個集子裏，除有兩篇以外，其餘的劇作都已被採入。這兩篇是戲院門前和阿里佛萊脫。譯者未予採入本集的原因，乃是爲了第一篇不能認作真正的戲劇，而『祇是在戲劇的形式裏的一篇雜誌論文』（白林司基語）至於第二篇則用英國歷史的事實衍譯而成。果氏自己不懂英文，所譯名詞大半不正確。所以這兩篇短劇決定不採進去了。

果戈理從一八三四年夏季起即着手寫巡按使，次年初稿告成，以後迭經刪改，到了一八四二年方纔完稿。這樣，經了八年的長期的工作，完成了一篇五幕的喜劇，足見果氏對於

文學工作的如何審慎精勤。最初寫巡按使的衝動，據果氏自述，出於普希金氏。按照騷洛古勃伯爵的回憶，『普希金和果戈理相識後，曾對他講起諾夫果洛特省烏司邱靜城裏出了一件事情，有一個過路的旅客自稱是部裏的官員，騙取了市民許多金錢。此外，普希金在渥連堡的時候，彼得夫司基伯爵曾接到一封祕密的信，警告他提防普希金，因為普氏來此採集蒲加曹夫叛變歷史的材料，僅爲一種藉口，事實上則爲祕密調查渥連堡官員的行動。』普氏本準備根據這兩種事實，自行寫出一部喜劇。

一八三五年果戈理寫信給普希金，說道：『請您費心給我一個題材，可笑的或不可笑的都好，但是要純粹俄羅斯的故事。我的手急於想寫一部喜劇。』大概對於上項請求的回答，就是將巡按使的題材，『純粹俄羅斯的故事』讓給果氏。

這個題材在果戈理方面是漸進地發展着的。需用了許多年的精勤的工作。果氏隨着這喜劇的發展而一齊發展。一個滑稽的故事漸漸地變爲深刻的，社會的喜劇，以後又發生了把它縮成神祕的，教訓式的寓言的冀圖……這複雜的創作的歷程，伴着作者的多少帶些精神上的病態而進展的，需要用極多的篇幅，而不是簡單的話語所能加以說明的。

在這裏祇能指出一些事實，那就是巡按使於一八三四年起寫，舞台稿於次年十二月

初旬寫成，經過官廳的檢查手續，於一八三六年三月二日核准上演。以後果氏又予刪改多處。是年五月十九日在彼得堡初次上演，（阿歷山特林司基劇場）在莫斯科的初演則在五月廿五日，（小劇場）。同時果民另寫一部爲出版用的稿子，最初的版本於一八三六年四月間發行。在經過了許多次的修改以後，到了一八四二年七月中旬，最後的定本方纔完全脫稿。

現在呈獻在讀者面前的自然是一八四二年的定本（即第三版）。如將以前版本裏被刪出的許多場面，最初的原稿，以及果氏在心理轉變後所寫成的『巡按使的尾聲』（寫於一八四六年十月）等等的材料附譯下來，像俄文的果戈理全集所附載著的，那是極有趣的辦法，可以看到作者創作的變化和進展的歷程，但是篇幅不容許我這樣做。

在這裏單祇附譯作者致某文學家的書信的斷片，是作者於巡按使第一次公演後寫的。所謂某文學家即指普希金。果氏於一八四一年致阿克薩閣夫函中曾提起此信。他說：『普希金當時住居鄉間。劇本公演時他未到場。他想給他的雜誌寫一篇完全的批評的文字，所以請我通知他舞台上奏演的情形。這封信寫下以後並沒有發出，因爲普希金不久自己到城裏來了。從這封信裏，我把對於我和他兩人本身有興趣的一切刪去，僅留下可以使

將來排演巡按使時有興趣的一切，假使它將來能排得成的話。我以為現在發表出來的斷片對於一個聰明的伶人在扮演赫萊司達闊夫的角色時是不多餘的。」

果戈理於一八三三年就起意寫未婚夫們（後改名婚事）。經過了一八三四至一八三五年，一八三八至一八四〇年的修改，到了一八四二年纔脫稿，將它排演和出版。在一八三三至一八三四年，他特別致力寫這劇本，當時他正尋覓一個題材，『使一個巡警無從感到侮辱』的題材。

在婚事的題目底下果戈理加了一個小題：『完全離奇的事件。』在一方面無聊地硬叫人結婚，一方面本想結婚是終於逃婚的，真是『完全離奇』的故事中間，包含着在每人身上海多少隱瞞或顯露着的人性的軟弱和醜惡，和社會上對於婚姻的觀念。

白林司基對於婚事的主角鮑闊賴新的批評十分有趣。他說：『鮑闊萊新不僅是萎靡不振，無決斷力，意志軟弱，盡人可以管治的人；他的無決斷特別表露在婚姻問題上面。他極願結婚，但是沒有力量從事。在起意的時候，他堅決到英雄氣概的地步；但是剛要實行，便成為懦怯者。這是一種病，為太多的人們，比鮑闊賴新還聰明而且有學問的人們所熟悉的。作者在鮑闊賴新的性格裏，揭出而且表現一個普通的點線和觀念。鮑闊賴新祇服從高慈卡

寥夫一人，因為他是一個無賴，不對他讓步，便等於決定做出一個亂子，自然並不危險，但終是不體面的亂子。」

除了一八四二年的刊本外——即現在翻譯的定本——現在尚保存着五種手稿，一爲初稿，二爲一八三四年改正稿，三爲彼得堡改稿，四爲第一次羅馬稿，五爲第二次羅馬稿。
賭徒創作的時間未能確定。出版的日期爲一八四二年。它曾和婚事同演於彼得堡。這個喜劇不是虛構出來，却是根據賭徒實在的行動的事實而寫成的。阿克薩闊夫在致果戈理的信中敍出，莫斯科人士關於賭徒的有趣的議論：『我到貴族俱樂部裏去賭牌，裏面有一間大屋，坐着一些和克魯格里、施伏赫涅里輩相同的人。他們大家不耐煩地等候賭徒，常常問我，這是什麼劇本？當時大家一致說出下面的話：『婚事』。』不如我們所期望的，比巡按使差得多，甚至沉悶而且不自然，但是賭徒是很好的，不過這祇是一段古老的笑談，而且所有關於賭徒的傳說都是些老生常談。有一個人說現在這類的把戲已不再使用，無人去研究紙牌背面的圖畫。』

最後的四篇短劇——實際上說來，並不是短劇，而是幾個零段的場面——本來是從一部未完成的喜劇三等佛拉地米勳章裏改編而成的。這篇未完成的喜劇的主角，據說以

領到三等佛拉地米勳章爲一生的大目的。在各種勳章中，聖佛拉地米勳章享受特別的優權和尊重，須有特別勞績和多年服官方有領取這勳章的希望。劇本主角努力領得這勳章的事實成爲喜劇的基本的題材，就從這裏發展出各種笑料來。最後，主角發了瘋，心中幻想他自己就是三等佛拉地米勳章。這喜劇如果寫成，以作者富於幽默和諷刺的才能，必能成爲一部傑作。

但是這喜劇爲什麼已起始寫，而終未完成呢？這在果戈理致博郭定的信中可以給我們相當的解釋。他說：『我不知道爲什麼我現在這般渴望現代的名譽？我的整個的深邃的心靈想向外掙脫出去……但是我至今沒有寫出什麼……題材業已選定，連題目都寫在一本厚厚的白紙薄上：三等佛拉地米勳章，而且有多少的憤嫉，多少的笑，多少的俏皮話……』然而忽然止住了，因爲看到那支筆竟撞在檢察官無論如何不會放過去的一些地方。一個劇本不能上演，那有什麼意思呢？戲劇在舞台上方能生活，沒有它，劇本就好像沒有肉體的靈魂。那一個匠人肯將未製成的作品對人們顯示呢？——我惟有想出一個極天真爛漫的題材，使一個巡警也無從感到侮辱。然而喜劇而無真實和漫罵，那還能成爲喜劇麼？這裏所謂『極天真爛漫』的題材就是指婚事而言。

單就從四個斷片的短劇而論，它們也各自成爲優美的，值得我們欣賞的作品。

官員的早晨（作者原題爲官員的早晨，後來付印時改爲幹員的早晨，但華譯本上則仍其舊名，）發表在一八三六年的普希金主編的現代人雜誌上面。打官司和僕室完稿於一八三九年或一八四〇年春。斷片則於一八三七至一八四二年間幾經修改，最初見於第一版的果戈理作品集中。

郭脫略萊夫司基批評這幾個斷片，說道：『從藝術的的完成方面而言，這些斷片實是完善之作。用這樣少的字數而達到這樣的形象化，是難於想像的。每個人物都是活潑潑的人物，話語是自然而且普通的，在完成上是值得驚奇的事實。』

是的，我們讀到這四個斷片並不感到它們是殘缺不全的東西，却作爲各自獨立的，充滿現實主義的精神的藝術品，而加以欣賞，和巡按使與婚事等同樣予以珍視。

一九四〇年七月。

目錄

譯者前記

巡按使

第一幕

九

第二幕

三一

第三幕

五三

第四幕

七九

第五幕

一七

附錄

巡按使第一次公演後作者致某文學家的書信的斷片：一四一

婚事

一四九

第一幕

一五三

第二幕.....一九七

賭徒.....二三五

官員的早晨.....二九七

打官司.....三一—

僕室.....三二五

斷片.....三三九

巡按使

出場人物

安東・安東諾維奇・司克伏慈尼克——特莫漢斯基——市長。

安娜・安德列夫納——其妻。

瑪里亞・安東諾夫納——其女。

羅加・羅基奇・赫洛博夫——學校視察員。
其妻。

阿莫司・費道洛維奇・略布金——賈布金——推事。

阿爾鉄姆・費里帕維奇・宰姆略尼卡——慈善機關管理員。

伊凡・庫茲米奇・施其金——郵政局長。

彼得・伊凡諾維奇・道勃欽斯基

彼得・伊凡諾維奇・鮑勃欽斯基

本城田主

伊凡・阿歷山大洛維奇・赫萊司達關夫——彼得堡來的官員。

渥西布——其僕。

赫里司強·伊凡諾維奇·基勃涅爾——縣醫官。

費道爾·安德列維奇·陸陸闊夫

伊凡·拉扎列維奇·拉司達闊夫司基
退職的官員，本城的體面人物。

司鉄彭·伊凡諾維奇·郭洛勃金

司鉄彭·伊里奇·烏赫魏爾託夫——區警察署長。

司維司圖諾夫

蒲果維城

警士。

台爾日莫爾達

阿勃圖林——商人。

費佛耶耶·彼得洛瓦·博施萊布金那——銅匠的女人。

伍長的妻子。

米士卡——市長的僕人。

旅館的僕人。

男女賓客們，商人，下市民，請願者。